

S U N

F L O

W E R

# 向日葵

吴颖丽——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  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S U N  
F L O  
W E R



吴颖丽——著

# 向日葵

浙江文艺出版社  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向日葵 / 吴颖丽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3  
ISBN 978-7-5339-4738-5

I. ①向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6940号

责任编辑 柳明晔 田 禾  
责任校对 许红梅  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## 向日葵

吴颖丽 /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  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  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 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
开本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  
字数 30千字  
印张 11  
版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738-5  
定价 58.00元

**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**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S U N  
F L O  
W E R

序二 / 那棵来自达斡尔族的向日葵

范希春

(一)

读吴颖丽的诗，想起了瑞典文学院写给波兰作家显克维支颁奖词中的一段话：“只有在生活富裕、精力充沛的民族中，才有可能产生丰硕的文学之果，因为贫瘠的土地开不出绚丽的花朵，但每个国家总有几个足以表现民族精神的天才，他们珍爱民族已往的历史，并将自己创作的根须深深植入过去的土壤。”借用这段话，想说明的是，每一个民族，总会有一些作家、诗人、歌者，为本民族代言，表达本民族的情感和诉求，唱出本民族的心声。吴颖丽，就是这样一位达斡尔民族诗人。

追慕达斡尔民族历史，礼赞达斡尔民族文化，歌唱达斡尔民族日常生活，是吴颖丽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。在她的诗作中，反映达斡尔民族题材的诗篇占了相当的比例，譬如在《一个热爱太阳的民族》里，她就饱含深情地写道：“在那母亲一样慈爱的 / 宽阔河谷

／有一个热爱太阳的民族／他们那古老的先民／都有扇向东开启的家  
门／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／叫作达斡尔人／他们在蓝天下放牧羊群／  
他们在山水间渔猎耕耘／这就是我的祖先／勤劳智慧的人们／……”。

作为一个达斡尔人，吴颖丽的诗首先是属于达斡尔民族的。因  
而其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传承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，延续  
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血脉。众所周知，达斡尔民族是一个信奉萨满教  
的民族，而萨满教是以万物有灵信仰为基础的、多神灵共祭的一种  
原始多神教，达斡尔人供奉的神灵种类和数量也很多。吴颖丽通过  
《白那查》表达了达斡尔人对自己信奉的自然神灵——山神的敬畏  
和赞美之情：“不筑高墙／却从无半点危情和损伤／未设大庙高堂  
／却被一个骄傲的民族虔诚敬仰／没有宏论危言／却成为万千生灵的  
信念／不见衣钵盖地铺天／却被一个智慧的民族奉为神仙／走过丛  
林走过山岗／走过达斡尔人世代传扬你的田野牧场／白那查／我常  
常会兀自冥想／是什么／赋予了你／如此神奇的力量”。

吴颖丽还善于描绘达斡尔民族日常的生产生活，并赋予这类题  
材的诗以特有的达斡尔民族历史文化底蕴。如勒勒车这一由达斡尔  
民族创造的草原生产工具，在她笔下便具有了文化发生学上的意义：“  
在那高轮阔辙的车上／曾有一个民族／只喜欢唱着快乐或者忧伤的  
歌／看牛羊满坡／只喜欢一顶毡房／一缕烟火／就只是原野上流动  
的景色／四季的花朵／就只是晨昏里温厚的牧者／守望的草垛／啊  
／达斡尔·特日格／我的先民／曾过着／极简的生活／就像爷爷／和

他怀念着的勒勒车 / 有着草木的清香 / 有着泥土的本色”。

抒写达斡尔民族的诗，是吴颖丽诗歌中最具文化情怀的部分。坚守民族文化立场，以民族诗人的独特视角，对历史、文化、生活作出诗意的表达，探索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的现代意义，张扬民族精神，这样的诗歌本身就是达斡尔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。也许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吴颖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达斡尔民族文化的“通灵者”。

## (二)

古人云，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”。怀乡，一直是诗歌表现的主题。吴颖丽的祖辈一直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，她本人也出生在那里，并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。那里是她放飞梦想的地方，也是她精神的故乡，更是她安放心灵的地方。一如她在自己的诗集《我在云上爱你》写在前面的话中所表示的那样，呼伦贝尔草原，“那是我最初的所来之地，也将是我最终的皈依”。所以，在她现有的诗作中，写呼伦贝尔草原的诗歌占的分量很重，在这些诗作中，她为我们展现了呼伦贝尔草原的风情画卷，传达出了浓郁亲切的草原生活气息、泥土的芬芳和无边的草原景色。可以说，那片草原是她回得去的故乡，又是她回不去的故乡。因之，乡愁，便成为她永远挥之不去的魅影。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呼伦贝尔草原，

/ 有一个热爱太阳的民族 / 他们那古老的先民 / 都有扇向东开启的家  
门 /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/ 叫作达斡尔人 / 他们在蓝天下放牧羊群 /  
他们在山水间渔猎耕耘 / 这就是我的祖先 / 勤劳智慧的人们 / …… ”。

作为一个达斡尔人，吴颖丽的诗首先是属于达斡尔民族的。因  
而其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传承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，延续  
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血脉。众所周知，达斡尔民族是一个信奉萨满教  
的民族，而萨满教是以万物有灵信仰为基础的、多神灵共祭的一种  
原始多神教，达斡尔人供奉的神灵种类和数量也很多。吴颖丽通过  
《白那查》表达了达斡尔人对自己信奉的自然神灵——山神的敬畏  
和赞美之情：“不筑高墙 / 却从无半点危情和损伤 / 未设大庙高堂  
/ 却被一个骄傲的民族虔诚敬仰 / 没有宏论危言 / 却成为万千生灵的  
信念 / 不见衣钵盖地铺天 / 却被一个智慧的民族奉为神仙 / 走过丛  
林走过山岗 / 走过达斡尔人世代传扬你的田野牧场 / 白那查 / 我常  
常会兀自冥想 / 是什么 / 赋予了你 / 如此神奇的力量”。

吴颖丽还善于描绘达斡尔民族日常的生产生活，并赋予这类题  
材的诗以特有的达斡尔民族历史文化底蕴。如勒勒车这一由达斡尔  
民族创造的草原生产工具，在她笔下便具有了文化发生学上的意义：“  
在那高轮阔辙的车上 / 曾有一个民族 / 只喜欢唱着快乐或者忧伤的  
歌 / 看牛羊满坡 / 只喜欢一顶毡房 / 一缕烟火 / 就只是原野上流动  
的景色 / 四季的花朵 / 就只是晨昏里温厚的牧者 / 守望的草垛 / 啊  
/ 达斡尔·特日格 / 我的先民 / 曾过着 / 极简的生活 / 就像爷爷 / 和



他怀念着的勒勒车 / 有着草木的清香 / 有着泥土的本色”。

抒写达斡尔民族的诗，是吴颖丽诗歌中最具文化情怀的部分。坚守民族文化立场，以民族诗人的独特视角，对历史、文化、生活作出诗意的表达，探索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的现代意义，张扬民族精神，这样的诗歌本身就是达斡尔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。也许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吴颖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达斡尔民族文化的“通灵者”。

## （二）

古人云，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”。怀乡，一直是诗歌表现的主题。吴颖丽的祖辈一直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，她本人也出生在那里，并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。那里是她放飞梦想的地方，也是她精神的故乡，更是她安放心灵的地方。一如她在自己的诗集《我在云上爱你》写在前面的话中所表示的那样，呼伦贝尔草原，“那是我最初的所来之地，也将是我最终的皈依”。所以，在她现有的诗作中，写呼伦贝尔草原的诗歌占的分量很重，在这些诗作中，她为我们展现了呼伦贝尔草原的风情画卷，传达出了浓郁亲切的草原生活气息、泥土的芬芳和无边的草原景色。可以说，那片草原是她回得去的故乡，又是她回不去的故乡。因之，乡愁，便成为她永远挥之不去的魅影。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呼伦贝尔草原，

那是她生于斯、长于斯，也终将回归于斯的一种个体存在，其诗作《我和你——一个牧人的情话》就是最好的证言：“我是茫茫的草海里 / 渺如尘埃的牛羊 / 我是在暮的时光中 / 逐草而居的牧人 / 而你，用苍莽的穹宇 / 教会了我虔诚敬畏恭敬汲取 / 于是 / 我知道 / 你，才是我最终的皈依”。

怀想故乡呼伦贝尔草原的诗，是吴颖丽诗歌中最深情的部分。草原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，那儿的人、马、朝霞和落日……甚至与那儿有关的一切事物，都会牵动她对故土的思念，并通过思念故乡的具体场景来表现乡愁、挥洒诗情。

曾有人说，精神需要环境，精神依赖于环境。但人如果只能寄望于外在世界而不能回归自己，不能进入自己的内心，生活本身就会变得狭隘，受到限制。作为一个生活于现代都市的人，吴颖丽的诗超越了她的生存环境，而赋予她的民族和草原以新的意义。品读着一首首描绘呼伦贝尔草原的怀乡诗，我们似乎走进了那片草原，走进了她的精神世界，走进了她的心灵深处，触摸到了她热烈而诚挚的灵魂。一个真正的草原人，用诗来展现民族精神和草原文化，书写呼伦贝尔草原游子共同的乡愁和怀想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吴颖丽是一位执着的精神“守望者”。

### (三)

智利诗人聂鲁达曾经说过：“首先，诗人应该写爱情诗。如果一个诗人，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，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如果一个诗人，她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、天空和海洋的话，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，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、天性。”

源于女性对爱的向往，爱情诗往往在女性诗人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。同样，爱情诗也是吴颖丽诗作中最感人的部分，但吴颖丽的爱情诗诸如《和你在一起》，“和你在一起 / 我常常忘掉了自己 / 我还愿意 / 和你一起 / 化作簇新的种子 / 深深地埋进温暖的土地 / 一场春风化雨 / 我们会芬芳满枝 / 光彩四溢 // 和你在一起 /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 / 我还愿意 / 和你一起 / 化作一缕清凉的空气 / 风是我们相互问候的话语 / 雨是我们相思的泪滴 / 而那些飘逸的云朵 / 正是我们相依的姿势”等等，超越了女性诗人的自我状态，进入了一个大爱之境。这些爱情诗，时而热烈，时而肃穆，时而柔情似水，时而执着自持，成为她诗作中最优美、最感人、最忘怀、最打动读者的部分。

#### (四)

同样地，描写祖国山河的家国之作，在吴颖丽的诗歌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她把这一部分诗名为“心之旅途”。在这类诗作中，她表现出了坚定的人文信仰和人文精神，展现出了浓重的家国情怀。如面对玉龙雪山，她发出了由衷的感叹：“真想 / 成为你啊 / 或者 / 就只是你 / 巍峨的山巅上 / 那一颗小小的雪粒 / 有时，云蒸霞蔚 / 有时，碧空如洗 / 有时，剔透晶莹 / 有时，峰峦叠翠 // 最是三春烟笼 / 最是月夜银辉 // 就是气象万千 / 就是绝世独立 // 无关今昔 / 无关毁誉 / 只与天地有无限的默契 / 只与神明有不尽的话题”。诗写得直接、沉着、痛快，感情表达得酣畅淋漓，读来感觉人山一体，浑然忘我。而在《香格里拉》一诗中，吴颖丽抒发着她深沉的思古幽情，表示，“站在这高高的山岗上 / 穿过那苍莽的云雾 / 我听到了远古”，并为这巍峨高山所承载的一切而感动，“我不曾想要怀古 / 而那些静默的山川河湖 / 却给了我莫名的感触 / 站在这高高的山岗上 / 我不曾想到会哭 / 而泪水 / 却夺眶而出”。可以说，其寓意的对象是多元的，它既是写给爱人的，又是写给亲友的，也是写给家国的。读者可以多维度来理解，置评者也可以多向度来阐释。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，那就是作者的深情大爱——家国情怀。吴颖丽的诗，追寻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国情怀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她是一个坚定的爱情和祖国的信奉者。

(五)

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家萧楚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，从顶燃到底，一直都是光明的。”追求光明、伸张正义，撻伐不公和丑恶，是吴颖丽诗歌创作的另一个主题。她所表现出来的风骨和勇气，在女性群体中是比较突出的。这种风骨和勇气，首先来自自我坚守，就像她在《一棵树的梦想》中所写的那样，“一棵树的梦想 / 其实 / 就只是 / 一些单纯的向往 / 向往自由的呼吸 / 向往骄傲的成长 / 向往着 / 长成树的模样”。而其《致黎明》一诗，则更加鲜明地表明了这种理想的坚守，“在这冰冷的荒原上 / 在这最深的夜色里 / 我会等你 / 并 / 安安静静 / 即使 / 双脚泥泞 / 即使 / 孤苦伶仃 / 只因 / 你是我生命中 / 温暖 / 而绚烂的 / 黎明”。面对世俗、面对丑恶，诗人断然宣示：“我有一腔热血 / 我有父辈们代代延绵的正直 / 我还钟爱倔强不屈”。更可贵的是，她超越了一般女性诗人的温婉，展示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刚健一面，表现出了北国草原女儿独有的卓尔不群的风骨。如《像那群山一样》所表明的“即使倒下 / 也是掷地有声的石头”。这是诗的品格，也是她的人格。这种心地光明、追求正义的真挚情怀，的确令人击节赞叹。所以说，她是一个光明与正义的追寻者。

## (六)

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，吴颖丽形成了清新自然、纯净优美、知性率真的艺术风格。

这种清新自然的风格，几乎贯穿了她所有的诗歌作品，随手拈来便成一例，譬如《安宁》一诗，她写仲夏夜的傍晚：“在这个美好的夜晚 / 一切 / 似乎都沉浸在了安静里 / 连飘摇在高天上的云朵 / 也轻轻地落入了池塘 / 随着池水轻轻地荡漾 / 闲适地摇晃 / 而那些自在的鱼儿 / 像是游在清凉的水里 / 也像是游在湛蓝的天上 / 慢条斯理 / 不慌不急”。

纯净优美的诗风，在吴颖丽的诗中处处可见。如《落雪的小镇》，  
“落雪的小镇 / 风停 / 巷静 / 一片空灵 / 听得到雪花在轻轻地飘洒 / 沙沙 / 沙沙 / 孑然而行的我 / 恍然间，坠入了童话 // 徜徉在这洁白的世界 / 多想遇见你啊 / 一起 / 看雪花飞舞 / 一起 / 听晨钟暮鼓 / 无关风月，也不问归途 / 只向着梅花欢喜的深处 / 漫步”等等。这类诗作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，都是透明的、纯净的，有一种清澈如水、纯净如天的美感。

至于具有知性率真特点的诗作，同样俯拾即是。甚至连一颗露珠，在她笔下都表现出知性之美，具有了佛家所谓一沙一世界的况味：“一颗小小的露珠 / 就是一滴泪吧 / 在清晨的微风里 / 放着熠熠的光辉 / 倒映着霞光和云影 / 那么美 // 可是 / 有谁知道呢 / 在昨

夜 / 在那片漆黑漆黑的 / 暗里 / 她有过多少 / 冰冷的泪”。吴颖丽的诗还惯于采用白描式的、直抒胸臆的写作风格，展现出率性纯真的一面。如《最美的凋落》：“在玉兰树下的清风里徜徉 / 我沉醉在她如烟的花墙 / 要沉静 / 就生得雪一样素白 / 白得让人心生怜爱 / 要浓烈 / 就捧出一派浓墨重彩 / 浓烈出一个紫气东来”，这种情感表达，真切、平易、纯真，正是王国维所说的“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。

### (七)

读吴颖丽的诗，还会让我想起俄罗斯诗歌的“月亮”阿赫玛托娃。当然，还有中国台湾的席慕容。作为女性诗人，她们在审美追求乃至写作风格方面，有某些共同的神韵。但统观吴颖丽的诗，其审美特征是独特的、鲜明的，其最突出的特点是：一个审美基调——暖色；两大审美基本特征，一个是音乐性，即音乐美的宣示，另一个是哲理性，即知性美的追求。

温暖，是吴颖丽诗作传达给读者和这个世界的第一感受。暖色，是吴颖丽诗作的审美基调。她的诗是有温度、有颜色的，这个温度就是温暖，这个颜色就是暖色。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吴颖丽诗作的审美风格，那就是“暖”。这是因为，她的诗总是体现出对光明和希望的永恒追求。她的精神世界是阳光的、积极的、健康的、向上的，因而她所营造的世界也是温暖的，有时甚至是热烈的。

在她的心目中，寒冷的冬天也会透着春的气息，就像她在诗作《冬天里的想象》中所描述的那样，“堂前树下 / 红墙绿瓦送走了严冬 / 想象着归燕呢啾 / 还有吹面不寒的杨柳风 / 碧天澄净 / 草木葱茏 / 阳春三月踏歌声 // 谁家的屋檐下 / 有人在细数着冰凌消融 / 想象着春水声声 / 还有 / 谁和谁在春天里的重逢 / 春光正好 / 春花正浓 / 春阳暖暖里闲话人生”，透着一股春的暖意。最重要的是，此类诗作，增强了生活的质感和生活的信心，给人以希望和温暖。

形成诗歌美感的因素很多，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音乐性。在我国最古老的诗集《诗经》中，大多数诗歌，常常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，增强诗歌的音乐性，形成一唱三叹的效果。而达斡尔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达斡尔族的民间音乐有山歌、对口唱和歌舞等多种形式，以热情奔放、委婉多变、节奏鲜明、节拍严整见长，而其歌词具有与生俱来的音乐性特征。吴颖丽的诗歌继承了我国传统诗歌和达斡尔民歌的音乐性，兼具诗歌内在音乐性和外在音乐性之美：在内在的情感律动上，其诗歌内容本身具有的情感起伏，形成其诗歌音乐美的主旋律；而在其诗歌表现形式上，重章叠句，循环往复，一唱三叹，具有鲜明优美的音乐节奏。譬如《原乡人》：“遇见原乡人 / 总想问一问 / 在微风吹拂的午后 / 我年迈的父母 / 是否还会沿河散步 / 牵着手 / 脸上，还挂着暖暖的笑容 // 遇见原乡人 / 总想问一问 / 到了水草肥美的季节 / 那一片最美的草原 / 是否依然风轻云淡 / 牧声悠远 / 蓝天上，还飞着队队鸿雁 // 遇



见原乡人 / 总想问一问 / 在遥远的异乡 / 这个执着前行的女子 / 是否还有些儿时的模样 / 眉目清朗 / 乡音铿锵”。

有关学者研究表明，“知性”是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的重要特征，也是达斡尔族诗歌区别于其他民族诗歌的关键所在。从自然中获得启悟，从日常生活中体味哲理，并作出诗意的哲思表达，甚至是形而上的追寻，是诗歌知性美的基本特征。吴颖丽的诗同样凸现了这种知性美的追求。较为典型的如《薄薄的一程》，体现了其对生命的追问和形而上的思考：“如果 / 这薄薄的一生 / 也不过就只是 / 一次偶然的出生和 / 一些莫名的事件加上 / 一次必然的死亡 // 而所谓的是非荣辱 / 又只是间或点缀其上 / 就只有爱和关怀 / 在稍微弥补其殇 // 那么 / 就多一些爱吧 / 再多一些关怀 / 好为这薄薄的一程 / 留下些许 / 温暖的回声”。

## (八)

对吴颖丽的诗歌做一个全面的阅读与理解，你会发现，她的诗作充满了对达斡尔民族文化的敬仰和膜拜，对呼伦贝尔草原的依恋和神往，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，对亲朋的深情和关注，对生活的热爱和追寻，对家国的眷恋和赞美，如此之丰富的题材元素集中在一位诗人的作品中，只能说明这样一个真理：她的生命是饱满的，她的灵魂是丰盈的，她的情感是富赡的，她的创作是有生命张力的。